

厦门知青文库

XIAMEN ZHIQING WENKU

文库主编：谢春池

本卷主编：朱水涌

厦门知青 小说选



天马出版有限公司

厦门知青文库

厦门知青小说选

文库主编 谢春池
本卷主编 朱水涌
谢春池

翻印必究



版权所有

厦 门 知 青 文 库

主编 谢春池

厦 门 知 青 小 说 选

主编 朱水涌 谢春池

出 版	天马出版有限公司
地 址	香港上水新成路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229.8 千字
印 张	9.5
插 页	4
版 次	2009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国际书号	ISBN 978-962-450-389-0/D.517731
定 价	40.00 元

总 序

谢春池

在共和国的史册里,2009年当会彪炳千秋,而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知青,则最深度也最交集着社会与人生的万千感慨。其极为复杂的心态,在我看来,即使能够不设任何禁忌地让我们放开来言说,自身也不可能呈现一种大自由的状态。

从事知青文化以及知青文学活动已十五六年,有许多深切感受,其中之一即:我们是我们的束缚,我们使我们难以自由。《厦门知青文库》6卷文集的文本,就能见证我的这个判断。也正因为深知这个问题的存在,我在策划并主编这套文库时,一直企望能以更多知青生命力的勃发,来扩张一代人的呼吸以及话语,倘若进入本文库的作者的每一颗心能有一次真实的颤抖,甚至略有一些省悟,我以为这套文库的问世就具有更大的价值。

厦门知青文化这十多年来风起云涌,被誉为“东南一枝独秀”,按外界的说法是动静弄得很大。我深知:“风”与“云”都是瞬间的过眼之物,不过,这些“风云”在拂过的那一瞬间,带给知青兄弟姐妹几许自我的欢乐、几许愉悦的记忆,已让我十分欣慰。当然,我并不满足,我总想厦门知青应该给中国知青史、给厦门文化史以及厦门文学史,给我们的群体史与个人史,也留下一些有价值东西,这是我们的责任,也是义务。

2009年对于1969年赴闽西插队的厦门知青而言,是一生中注定又一个难逢的好机会。在上山下乡40周年之际,惟有以更丰富的文化活动、更丰盈的文化姿态、更丰硕的文化成果、更丰厚的

文化底蕴,来进行纪念与缅怀,才最有意义,也最意味。于是,我们倾全力举办第二届知青文化年,比起第一届知青文化年(2004年),规模更大,活动更多,层面更广,在知青图书出版方面更是空前的;敢说在全国知青里,也是空前的。上半年,我们推出知青文学沙龙《凤凰花文丛》(14卷),下半年,我们再推出《厦门知青文库》(6卷),外界惊呼“不可想象!”

《厦门知青文库》由《厦门知青小说选》、《厦门知青诗歌选》、《厦门知青散文选》、《厦门知青文集》、《厦门知青人生纪实》、《留守闽西的厦门知青》6卷构成。这是我们献给插队闽西40周年亦即上山下乡40周年的一份厚礼,更是我们为中国知青文化和厦门文化及厦门文学作出的一份贡献。

文库的小说选、诗歌选、散文选一定最引人注目。就全国而言,知青诗歌选有过,知青小说选与散文选尚未有过;“三选”一并推出,绝对没有过。说这是开中国知青文学之先河不过分。

“三选”乃厦门知青文学之集大成,乃厦门知青文化之精品汇。我很庆幸,厦门知青出了舒婷,没有她,厦门知青文学就没有现今的高度与地位,也就没有多大的影响力,而厦门知青作家群也进不了中国知青文学史,倘有幸进入,也没什么分量。舒婷的意义,我们这个群体中的不少人尚未真正认识;有的是离得较近,有的是离得太远,更多的是缺乏一种了解,还有的是观念的差异,少数者则为偏见。对此,我有一点点遗憾,却也觉得正常,人与文化的生态之多样化,才体现了其丰富性。不过,不必引舒婷那几首写这一代人的经典诗歌,仅摘录她《生活·书籍与诗》的一句话,就足见她与我们的心是相通的:为被牺牲的整整一代人作证,于是,我拿起了笔。

“三选”的质量如何,我不在这里作更多的评价,但有一句话我还得说:即使放在福建文坛,“三选”与本省任何文学选本比,都

绝不逊色。它将以文本证明自己。

1999年,我们推出《告诉后代》这部20世纪中国知青的最后一部大书,至今这部书仍有影响力,是我所未料到的。此次我们推出另一部“告诉后代”式的大书《厦门知青文集》,突破了《告诉后代》的框架,其特点是它不再拘泥于知青题材,而是题材不限,只要是知青写的,任何内容都可以入集。也因此,我们的这部文集,不仅已有别于我们从前推出的数本文集,更有别于当下中国知青所编撰的文集。知青话题必须谈论下去,直到这一代人老去。但我们的话题不能局限于知青话题,倘若这样,也就太狭隘了,这不是知青的襟怀。于是,变知青题材文集为知青文集是我们这部大书的目的。只有囊括人类和社会、自我与他人,乃至一切生命的话题,才会推进知青文化与知青文学达到更高的境界。

许多年前就想编一部厦门知青个体人生纪实的书,经过几年的积累和一年多的努力,终于如愿。从插队岁月至当代生活,我从来都认为所谓的成功者与一事无成者,所谓的名人、高官、大款或大腕与普通知青,本质并无两样。翻一翻档案:“知青”这一身份无法变更;回眸人生,上山下乡、留城或参军,都属于一代人的人生历程。我们所关注的是“人生”,各种各样的人生都有抒写的价值,即使一些印象,也可一记。依此观念,厦门知青人生的多样化就在这部书里展现出来了,所谓的大人物我们不会嫉妒而拒之,更不会谄媚而捧之;大众里的小人物,我们不但不会鄙之,反而在本书里为他们让出一席又一席的位子。平民化原就是厦门知青文化的重要特点,惟此,十多年的文化活动,才兴盛不衰。

至于《留守闽西的厦门知青》这样的文集,恐怕在全国知青群体中也罕见,此类文章不少,但插队之地的留守知青与返城的知青联袂编撰这样的文集,我真希望还有第二家。

最后,我想说的是厦门知青群体的知青概念问题。我们以代

际为准则,把我们这个群体界定为三个小群体:一,老三届知青,即1969年插队、留城、参军的知青;二,老知青,即“文革”前上山下乡的知青(含社会青年);三,新知青,即老三届之后的所有70年代插队、留城、参军的知青。另者,不在此三个小群体范畴的知青,我们皆称之为“厦门知青”。这套文库,我们大体按照这样的界定来编排。必须提及的是来厦工作生活的成千上万的外地知青,在我看来,他们也是厦门知青群体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,我们也按照上述界定给其分类。十多年来,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仅成为厦门知青文化的积极打造者,有的还是中坚力量。有容乃大,让厦门知青群体成了一片大海。何谓“天下知青一家人”?读一读我们厦门知青推出的各种文集,你就会有更深层理解。

《厦门知青文库》经过一两年的组稿编辑,终于要出版,它是我们厦门知青40年岁月的结晶之一,我们为之欣慰!是否传世,是其自身的命运使然,而只要知青们喜欢,若再让社会各界读者喜欢,我就心满意足了。

2009年11月28日中午于见山居

序

谢春池

这是第一部的厦门知青小说选,恐怕也是最后一部的厦门知青小说选,如果不是,那会让我高兴三天三夜。编一部厦门知青散文选,容易;编一部厦门知青诗歌选,不难;编一部厦门知青小说选,极难。后来,发现,难,却并非极难。

原来并没有编这部厦门知青小说选的想法,而是将几位知青作家的几篇小说与知青散文合编为《厦门知青散文小说选》,待清样出来,感觉这个选本里小说成了散文的累赘,于是将小说删掉,于心不甘,遂想编小说选,把积存的资料翻出来,再对几位知青作家一翻搜索,感到小说选是可以编出来的。

我先找出张力的中短篇小说集,这部小说集当年交付出版社之前,张力找我编辑,每一篇小说我都读了一遍,有的则读了两三篇。我从中选出《“空军”》和《炎夏》,又选了他近年写的《开打》;王伟伟自己选入《一个夏天的故事》,我又选了他的未发稿《时光隧道》;吴铎的《小说鼓浪屿》小说集也是由我编辑,从中选出我从他家旧纸箱里翻出来的尘封了17年的发黄的手稿《耶稣圣像》编入;舒婷入选的《年夜钟声》、《教堂里的琴声》曾被我编入《厦门文学》;而我熟悉的丹娅的《兰溪水清清》、陈耕的《创作手记》、郑启五的《国际玩笑》、了因的《庄生井》、泓莹的《在乎》都选自厦门优秀文学作品选小说卷;陈美瑟的《静静的荷塘》、张雄的《怀念》、薛晓龙的《劣根》皆从不同的知青文集选来;一直记得陈元麟于80年代中期发过一篇关于电话机的小说,于是,打电话到发表该小说

的杂志社求一位年轻编辑朋友索寻，他未找到，我有些失望，又不想放弃……知道武阳滨也写小说，向他索稿，遂送来复印的《绿荫中的红房子》，该复印件附上该期刊物的目录，一看，目录上就有陈元麟的该篇小说，名为《乳黄色的电话机》、还有郑启平的《客从远方来》，大喜，遂烦武阳滨把此两篇小说复印给我收入。陈航早些时候寄了数篇小说给我，选了《赶墟》，林福海送来《迷人的夜》，亦选入。忽然想到不能没有阎欣宁的小说，索稿，他说，随你选，故选《大牲口》、《替老总当一回孝子》。忽然想到，远在北方的斯妤，厦门女知青，小说家也，焉能缺席，一时找不到其作品，某一日与丹娅通电话，蓦地记起，她与斯妤交好，即向她索斯妤小说，送来一册斯妤小说集，选其《韩舟》、《那年夏天》。黄春林随我参加一次书画笔会，蓦地记起他也是小说家，即索稿，收入其《人海寻踪》，此为最后一篇入选。我自己则选入《谁为我们祝福》、《喷薄欲出》。

如此，阵容强大，洋洋大观，超五百页，于是，除《“空军”》之外，凡超2万字，皆作删节，字码才有相当压缩，但尚有四百多页，仍然壮观。待及近开机印刷，因故经费少了五万元，一时难以补缺，只好忍痛将本文库最厚的“文集”，“人生纪实”两部作了手术，撤了一大批文稿，瘦了身；再割爱把小说选凡一家两篇以上者，减至一篇，成了现今的一家一篇，“人人平等”。

编这部小说选，重读张力小说，再次叹息张力的早逝，更叹息其文运不够好。读其《“空军”》和《炎夏》，以为是知青小说里的佳品，与某些知青小说经典相比，并不逊色，当年若是碰上鸿运，张力早就扬名小说界，甚为其惋惜。张力不仅是福建知青小说第一人，也是厦门知青文学第一人。他发表那一批优秀的知青小说是在80年代中后期，那时，我还未涉及知青文学的写作。

这部小说选，短篇、中篇（节选），长篇（节选）皆有，文体也算齐全。上卷皆为知青题材，下卷则为其他题材，“写知青的小说”

与“知青写的小说”的成为这部小说选的特色。这部小说选在厦门知青文学里分量很重,可以这么说,有了这部小说选,厦门知青文学才显得完整且更为壮观!

2009年12月16日排练《回望1969年》大型叙事歌舞归家后写成,子夜

谢春池 总 序[1]

谢春池 序[5]

上 卷

张 力 炎 夏(短篇)[3]

王伟伟 一个夏天的故事(短篇)[17]

陈 航 赶 墟(短篇)[48]

吴 铎 耶酥圣像(短篇)[56]

陈美瑟 静静的荷塘(短篇)[79]

斯 妤 韩 舟(短篇)[89]

薛晓龙 劣 根(长篇节选)[95]

张 雄 怀 念(中篇节选)[107]

下 卷

舒 婷 年夜钟声(短篇)[119]

阎欣宁 大牲口(短篇)[124]

陈 耕 创作手记(短篇)[135]

郑启五 国际玩笑(短篇)[154]

目 录

厦 门 知 青 小 说 选
XIAMEN ZHIQING XIAOSHUO XUAN

- 武阳滨 绿荫中的红房子(短篇)[166]
黄春林 人海寻踪(短篇)[178]
陈元麟 乳黄色的电话机(短篇)[188]
郑启平 客从远方来(短篇)[194]
丹 娅 兰溪水清清(短篇)[214]
了 因 庄生井(短篇)[224]
泓 莹 在 乎(短篇)[237]
林福海 迷人的夜晚(短篇)[247]
谢春池 喷薄欲出(中篇节选)[253]

上 卷

厦门知青小说
上 卷



炎 夏

张 力

这里的大山群就像簇簇花青色的浪头，一抹遍野地澎湃起伏着。一条细绳似的黄白色公路在这山群中划过来绕过去。

天气又闷又热。

一辆手扶拖拉机正哼呀哼的爬在这细绳似的公路上，拖拉机斗上用竹竿撑起个白色篷子，远远看去，像只颤巍巍的白色小甲虫。这里的坡度很大，拖拉机爬得比人走还慢。于是一切都变得昏昏欲睡起来。

上坊日子顶头晒，
先行个老妹没等俺，
衫子裤子俺做的，
干(这么)没心肝脱还俺。

这突然而起的鹤唳一般的歌声，惊起了公路边峭壁上的两头黑鸟，怪叫一声，箭一样射进对面山头的密林丛里去了。

拖拉机手是个魁伟强壮、三十岁上下的农民，光着膀子，神色有点呆愣。他用一只手扶着拖拉机把，另只手从身边拿起一只竹节水壶狠狠地灌了一口。舔了嘴唇后，他的眼角偷偷朝后掠了一眼。忽然，他又直起脖子来：

“上坊日子顶头晒——”他竭力要把这一遍唱得比第一遍更好，但却总带着哭腔。

“松宝！”从他身后的铁栅缝探出一颗瘦瘦的脑袋，用尖厉的高音喝了一声。于是这个叫松宝的拖拉机手就不再出声了。闷着头操持他那拖拉机把。

那颗瘦瘦的脑袋缩回到拖拉机车斗里，舒服地枕在两捆土纸上，同时展开了细细的四肢。这是个四十上下，瘦小而干练的人，文化衫的圆领口吊着一支浅红色的圆珠笔，一看就知道是农村里的“劳心者”。他的一只手捏着支“红霞”烟——标准的干部烟，二毛二一包；另一只手却伸进身旁一件洗得见白的红花布衫里，朝里边东捞一把，西拧一下，惹出了一两回竭力克制的“嗯、嗯”声。

穿红花布衫的是个身量适中的女人，大约二十八九年纪。当然，在闽西山区这种年纪的女人早已是磨得皱纹上脸、手脚粗糙、浑身拖拖坠坠的了。只是得细看，才看得出点她当年十八初嫁的容韵来。她的眼睫毛很长，瞳仁很黑，显得胆怯、忧虑。这时，那只瘦瘦的骨节突出的手正在她怀间像头野猫一样逛逛这边，又窜窜那边，把她的衣服弄得鼓鼓囊囊地直动。

女人缩了缩身子，飞快地掠了前头那开拖拉机的一眼，然后又迎着那四十岁的瘦汉子讨好地笑了笑。忽然，她低下头，又按耐不住发出了那种“嗯嗯”的声音——瘦汉子的手正往她的裤头缝里钻进去了。她忍不住伸出双手拉出了“那头野猫”。